

理想与现实之间:纳兰词神话使事的境界营构

袁咏心

(长江大学 人文与新媒体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理想与现实之冲突,是纳兰性德人生痛苦之所在。为消解这一矛盾,借助神话使事,纳兰词营造出了理想与现实两种不同的境界,即尘外仙境与柔乡秘境二重理想境界,羁縻苦境及孤寂绝境二重现实境界。为更好地缓释内心苦痛,纳兰词不仅将二重理想境界合二为一,即以尘外仙境为表,以柔乡秘境为里的超然率性之境;而且力图以性灵为舟,冀望冲破现实藩篱,自由徜徉于理想境界之中。虽因身份所系,纳兰性德的诸般努力宣告失败,但纳兰性德由此而彰显出的人格魅力,以及其词所呈现出的婉丽凄清风格,却自足动人。纳兰性德其人其词的独特认识价值,正在于此。

关键词:纳兰词;理想;现实;神话;境界

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0)04-0084-05

文人胸中之块垒,不外理想与现实之冲突,此千古皆然;所不同者,乃在于不同个性驱使下以消块垒的途径,由是而生不同的处事方式与作品风格。纳兰性德其人其词当作如是观。论及纳兰性德其人,张荫麟先生有云:“盖其心境之怆恻,厥有三故:生性之多情善感,一也;爱情之摧挫,二也;理想与实现之冲突,三也。”^{[1](P23)}“理想与实现之冲突”,便是纳兰性德所面临的千古才人的共同命运。既然“生性之多情善感”,且遭逢“爱情之摧挫”,因此,纳兰词的主旋律便自然指向“怨”之一途。此诚如顾贞观所言:“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骚》《雅》之作,怨而能善,惟其情之所钟为独多也。容若天资超逸,翛然尘外,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如听中宵梵呗,先悽惋而后喜悦。”^{[2](P506)}而杨芳灿则说得更为直白:“其词则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盖其三生慧业,不耐浮生。寄思无端,抑郁不释。韵澹疑仙,思幽近鬼。”^{[3](P519)}一言以蔽之,纳兰词“婉丽凄清”风格之形成,是其“多情善感”生性驱使下以消块垒的结果;而探讨其消解理想与现实冲突之途径,则可为其“婉丽凄清”词风之形成,提供更为直接的佐证。鉴于当下纳兰词论者虽夥,但较少从神话使事一途出发,探讨其如何消解理想与现实之冲突,故本文以此为视角,探讨纳兰词

神话使事所造之境与其理想现实之勾连。

一、理想之境:尘外仙境与柔乡秘境

神话思入天外的奇幻想象,以及上天入地穷极变化的自由精神,与静坐斗室之中,神游八极之外的文人心性妙相契合,故文人言志喜引神话故事;而当钟情独多,情志难伸之际,以神话故事言志,更成为文人的常态。屈原、李贺、李商隐率皆如此,而纳兰性德亦不例外。即以其词而言,赵秀亭、冯统一《饮水词笺校(修订本)》共收纳兰词347首,其中,引神话故事者便达68首,占其全部词作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小令本不以使事为主,而“纳兰小令,风神迥绝……其慢词则几近拖沓,远不如其小令”^{[4](P4913)}。以此而论,纳兰词中神话使事的体量还是相当可观的。正是纳兰词中神话使事的显性存在,或者说纳兰性德对神话故事的特殊关注,为我们探讨纳兰词藉此所造之境与其理想现实之勾连,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言及心中之所欲,纳兰性德《致张纯修第六简》有云:“值此好风日,明早准拟同诸兄并骑而来,奈又属入直之期,万不得脱身。中心向往,不可言喻。”^{[2](P516~517)}又,其《致张纯修第二十三简》有云:“昨竟大饱而归,又承吾哥不以贵游相待,而以朋友待之,真不啻既饱以德也。谢谢!此真知我者

也。”^{[2](P521)}又,其《致严绳孙第二简》有云:“昔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此言大是。弟是以甚慕魏公子之饮醇酒、近妇人也。……弟胸中块垒,非酒可浇,庶几得慧心人以晤言消之而已。沦落之余,久欲葬身柔乡,不知得如鄙人之愿否耳。”^{[2](P535)}又,其《致严绳孙第五简》有云:“每思清夜酒阑,残星凉月,相对言志,不禁泣下。”^{[2](P536~537)}依纳兰性德所言,其心中所欲,分而析之,大略有四:其一,得与友人率性而游,脱却网罗;其二,愿友人“不以贵游相待,而以朋友待之”;其三,“葬身柔乡”;其四,与友人“相对言志”。合而言之,其心中所欲,实则为二:其一,对既有侍卫身份的厌弃,自在江湖生涯的向往,此即顾贞观所言“翛然尘外”者;其二,沉酣知己场,葬身温柔乡,此即顾贞观所言“情之所钟为独多”者。纳兰性德的理想既然如此,且“其所为词,纯任性灵,纤尘不染”^{[5](P121)},因此,其词境界所指便不得不如此,而其词神话使事所造之境也不能不如此。

与其心中之所欲相呼应,纳兰词神话使事所造理想之境,亦有二重。

其第一重境界为尘外仙境。在纳兰词中,这一重境界多藉由与神话传说相关的地名或器物名营造而成,如虎阜、博山、蓬壶、罗浮等,如其《梦江南》:

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总归诗格秀,笙箫恰称语音圆。谁在木兰船。^{[2](P5)}

虎阜即虎丘。《吴越春秋·佚文》:“阖闾死,葬于国西北,名虎邱。……葬之已三日,金精上扬为白虎,据坟,故曰虎邱。”^{[6](P444~445)}纳兰性德《绿玉亭杂识》:“虎丘山,在吴县西北九里,唐避讳曰武丘。先名海涌山。高一百三十丈,周二百十丈。遥望平田中一小丘,比入山,则泉石奇诡,应接不暇。”^{[1](P71)}又,纳兰性德《与顾梁汾书》:“虎阜一拳,依稀灵岫。”^{[1](P152)}在纳兰性德心中,晚秋时节,“泉石奇诡,应接不暇”的虎阜,无疑是涵养诗心,陶铸性灵的绝佳之境。在纳兰词中,类似的情怀——于烟雨江南安放自己的灵魂,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来,如其《遐方怨》:

鼓角枕,掩红窗。梦到江南,伊家博山沉水香。浣裙归晚坐思量。轻烟笼浅黛,月茫茫。^{[2](P193)}

博山即博山炉,以其盖上造型似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之一博山而得名。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棊长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7](P276)}即便在梦中,纳兰性德也惟愿

栖迟于江南“博山沉水香”中,缱绻之情,一至于斯。

神话所给予纳兰性德的,不仅是清丽的梦境,也有激越飞扬的庄浪之境。其《浪淘沙·望海》就是这样的:

蜃楼半模糊。蹋浪惊呼。任将蠡测笑江湖。沐日光华还浴月,我欲乘桴。 钓得六鳌无。竿拂珊瑚。桑田清浅问麻姑。水气浮天天接水,那是蓬壶。^{[2](P401)}

纳兰词率多伤感,此词却脱尽感伤基调,一变而为豪迈激越,为纳兰词中所仅见。其之所以如此,全在于词中一连串的神话使事。六鳌,《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箸,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帝……乃命禺彊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之国有大人,举足不盈数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8](P151~154)}桑田,《神仙传·王远》:“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许。于顶中作髻,余发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锦绣,光彩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无有也。入拜方平,方平为之起立。……麻姑自说:‘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还为陵陆乎?’方平笑曰:‘圣人毕言,海中行复扬尘也。’”^{[9](P54)}词上片以远眺海市蜃楼领起,于浩荡苍茫中兴发“乘桴浮于海”^{[10](P170)}之志。下片则迭用钓六鳌、沧海桑田、麻姑数典,于一派水气中,以蓬壶仙境收结,将词人心中所向往的理想境界,淋漓尽致地和盘托出;而其“翛然尘外”之志,则在这一境界的营造中,毕然呈现。他如“今来忍见,鹤孤华表,人远罗浮”(《眼儿媚》(林下闺房世罕俦))^{[2](P172)}所营造的罗浮之境,同样如此。

其第二重境界则为柔乡秘境。在纳兰词中,这一重境界多藉婚恋神话中男女主人公之名或与其相关的神话故事营构而成,如萼绿华、韩凭、玉箫、巫山神女等,如其《沁园春·悼亡》:

梦冷蘼芜,却望姗姗,是耶非耶。怅兰膏渍粉,尚留犀合;金泥蹙绣,空掩蝉纱。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归来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 鸾胶纵续琵琶。问可及、当年萼绿华。但无端摧折,恶经风浪;不如零落,判委尘沙。最忆相看,娇讹道字,手剪银灯自泼茶。今已矣,便帐中重见,那似伊家。^{[2](P343)}

此词以代人悼亡为由,以自我情愫为根底,经由神话使事,婉曲托出其理想之境。鸾胶,东方朔《海内十洲记》:“风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风麟,数万各为群。又有山川池泽,及神药百种,亦多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为续弦胶,或名连金泥。此胶能续弓弩已断之弦、刀剑断折之金,更以胶连续之,使力士掣之,他处乃断,所续之际终无断也。”^{[11](P66)}因此胶有续弦之能,故亦称鸾胶。萼绿华,陶弘景《真诰·运象篇第一》:“萼绿华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颜色绝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羊权)。自此往来,一月之中,辄六过耳。云本姓(杨),赠(权)诗一篇,并致火浣布手巾一枚、金玉条脱各一枚。条脱乃太而异精好。神女语(权):‘君慎勿泄我,泄我则彼此获罪。’访问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罗郁也。宿命时,曾为师母毒杀乳妇。玄州以先罪未灭,故令谪降于臭浊,以偿其过。与(权)尸解药。今在湘东山,此女已九百岁矣。’”^{[12](P1~2)}摒绝世事,与萼绿华(此指亡妻卢氏)两情缱绻,沉酣于温柔乡中,或“红药阑边携素手”(《四和香》(麦浪翻晴风飏柳))^{[2](P54)},或“一握香蕙。回头忍笑阶前立”(《落花时》(夕阳谁唤下楼梯))^{[2](P133)},或“花径里、戏捉迷藏”(《琵琶仙·中秋》)^{[2](P245)},无疑是词人的痴愿。这一痴愿表达,几乎可以看作纳兰词的主调,如其《减字木兰花》:

花丛冷眼。自惜寻春来较晚。知道今生。知道今生那见卿。天然绝代。不信相思浑不解。若解相思。定与韩凭共一枝。^{[2](P463)}

韩凭,干宝《搜神记·相思树》:“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繆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

精魂。”^{[13](P210~211)}对词人而言,只要能与情人两情相悦,自己即便如韩凭举身赴死,定也甘之如饴。词人爱情失意之际所表露出的这一情感,不单是一往情深,更是决绝的痴愿。类似的情感表达与境界营造,在纳兰词中所在多有,他如“鸚鵡偷教。方响前头见玉箫”(《采桑子》(土花曾染湘娥黛))^{[2](P37)}、“楚天魂梦与香消。青山暮暮朝朝”(《河渚神》(风紧雁行高))^{[2](P132)}、“玉箫吹梦,金钗画影”(《眼儿媚》(独倚春寒掩夕扉))^{[2](P180)}等等,都是藉相关婚恋神话,极力营造出一种与亡妻或情人两情缱绻的柔乡秘境,进而摹写其一往情深的。

纳兰词神话使事所营造出的这二重理想境界,既有区别也有关联。尘外仙境为清丽之境,为古今才人所共有,带有一定的公共性;而柔乡秘境则为绮丽之境,纯为纳兰性德而设,更多地带有源于其特定生活背景的独特性与私密性,难以对外人明宣。顾贞观所谓“吾哥……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3](P552)},大概指的就是这一层。虽则如此,尘外仙境与柔乡秘境所共有的超常性,又使二者具有内在的关联:尘外仙境是通达柔乡秘境的前提,如无尘外之思,则不作柔乡秘境之想。或者换句话说,欲登柔乡秘境,必自尘外仙境而入。从这一意义而言,二者实际上可以合并为一个境界,即以尘外仙境为表,以柔乡秘境为里的超然率性之境。如此一来,纳兰词神话使事所营构的二重理想境界,最终便合而为一,共同指向纳兰性德的人生目标:“饮醇酒、近妇人”。

二、现实之境:羁绊苦境与孤寂绝境

纳兰词神话使事所营构的理想境界,虽然美妙,却注定了无法实现。其侍卫身份,先在第一层面上,使其尘外之思沦为纯粹的桃源梦境,此即张荫麟先生所云“容若具浪漫性格,爱自由,爱闲逸,而其所官侍卫(换言之,即皇帝跟班)却为最不自由、最戕灭个性之奴隶职,苦可知矣”^{[1](P23)};而其因身份拘囿而来的所欢难谐,尤其是卢氏之早逝,复使其柔乡之想悬空,此即其所自言“生死殊途,一别如雨。此后但以浊酒浇坟土,洒酸泪,以当一面耳”^{[2](P522)},凄惻可知。与身俱来的不自由,无可挽回的悲剧命运,与其人理想交织在一起,使其带有先天的悲凉意味。这就意味着,纳兰词神话使事在营构理想境界的同时,也必然地营造出了与其相应的现实境界。

与其理想境界相应,纳兰词神话使事所营构的现实境界,亦有二重。

其第一重境界为羁绊苦境。在纳兰词中,这一

重境界多藉相关神话使事,如啼鵙、银河等,营造出一种阻隔的意境而成,如其《菩萨蛮》:

梦回酒醒三通鼓。断肠啼鵙花飞处。新恨隔红窗。罗衫泪几行。相思何处说。空有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团圞照鬓丝。^{[2](P456)}

鵙,鵙鵙,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经第一》注“恐鵙鵙之先鸣兮”:“李善云:《临海异物志》:鵙鵙,一名杜鹃。至三月鸣,昼夜不止。……江介曰子规,蜀右曰杜宇。”^{[14](P39)}李善注《后汉书·张衡列传第四十九》之《思玄赋》:“扬雄《蜀王本纪》曰:‘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开明帝。’”^{[15](P1925)}《太平御览》卷923《羽族部一〇·鵙》:“《蜀王本纪》曰:‘望帝使臣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去。望帝去时,子鵙鸣,故蜀人悲子鵙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从天堕。’”^{[16](P4099)}三鼓之时,声声啼鵙唤醒梦中词人:“不如归去,不如归去。”但归则不舍,不归则又不可,当此之际,词人惟有与情人隔窗相望,不忍遽去。词著一“隔”字,已点明己身所受之羁绊;复以“新恨”二字,将己身所受羁绊推至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中:旧恨未去,新恨复生,恨恨相续,何时可辍。凄惋哀回的心绪,声情绵邈的情思,共同营造出伤感彻骨的羁绊苦境。他如“旧事逐寒潮。啼鵙恨未消”(《菩萨蛮》)(问君何事轻离别)^{[2](P214)}、“蜀魂羞顾影。玉照斜红冷”(《菩萨蛮》)(晓寒瘦著西南月)^{[2](P230)}、“怕听啼鵙出帘迟。恰到年年今日两相思”(《虞美人》)(绿阴帘外梧桐影)^{[2](P274)},都是借杜鹃啼血的神话故事,营造出不得自由的羁绊苦境;而其另外词作,则借银河神话故事,将这一境界推至无边无际的空间,如其《浣溪沙》:

记馆长条欲别难。盈盈自此隔银湾。便无风雪也摧残。青雀几时裁锦字,玉虫连夜剪春幡。不禁辛苦况相关。^{[2](P84)}

银湾,陈元龙《格致镜原》:“《鸡跖集》:许洞谓银河为银湾。”^{[17](P33)}《古诗十九首》之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18](P90)}青雀,青鸟,《太平御览》卷927《羽族部一四·青鸟》:“《山海经》曰:‘三危之山,有三青鸟居。’《纪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往,至于青鸟之所解。’《汉书》曰:‘七月七日,上于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西王

母至。有二鸟如乌,侠侍王母旁。’”^{[16](P4120)}因身份所系,词人行动不得自专,与情人之间宛若银湾阻隔,一别之后,绝难再见,只能将满怀凄苦托之于青雀,但“青鸟不传云外信”(李璟《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19](P5)},故而词人只能在失落无望中,独对苦况。类似的情怀,在纳兰词中一再流露,如“灯影伴鸣梭。织女依然怨隔河”(《南乡子·柳沟晓发》)^{[2](P315)}、“银汉难通。稳耐风波愿始从”(《减字木兰花》)(烛花摇影)^{[2](P359)}、“今夜天孙,笑人愁似许”(《台城路·塞外七夕》)^{[2](P48~49)},均是借银河或与其相关的牛郎织女故事,营造出间隔之际不得自由的羁绊苦境。

其第二重境界为孤寂绝境。在纳兰词中,这一重境界多藉相关神话使事,如鲛人泣泪、湘妃啼竹、姮娥窃药等,将己身置于与亡妻或情人“生死两茫茫”(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20](P141)}之域,进而营造出一种孤寂绝境,如其《南楼令》:

金液镇心惊。烟丝似不胜。沁鲛绡、湘竹无声。不为香桃怜瘦骨,怕容易,减红情。

将息报飞琼。蛮笺署小名。鉴凄凉、片月三星。待寄芙蓉心上露,且道是,解朝醒。^{[2](P410)}

鲛人泣泪,《太平御览》卷803《珍宝部二·珠下》:“《博物志》曰: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16](P3567)}张华《博物志》:“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21](P50)}李商隐《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22](P1420)}湘妃啼竹,张华《博物志》:“洞庭之山,尧之二女,舜之二妃居之,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21](P187)}许飞琼,《太平广记》卷第七十·女仙十五:“唐开成初,进士许灋,游河中,忽得大病,不知人事。亲友数人,环坐守之。至三日,蹶然而起,取笔大书于壁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书毕复寐。及明日,又惊起,取笔改其第二句曰:‘天风飞下步虚声。’书讫,兀然如醉,不复寐矣,良久渐言曰:‘昨梦到瑶台,有仙女三百余人,皆处大屋,内一人云是许飞琼,遣赋诗。及成,又令改曰:‘不欲世间人知有我。’既毕,甚被赏叹,令诸仙皆和,曰:‘君终至此,且归。’若有人导引者,遂得回耳。’”^{[23](P433)}此词作于康熙十六年(1677)春,其时卢氏因产后亏虚或并发症而病重不起。“上阕言竭力求医,下阕言寄希望于神

仙援手,其绝望之情已见。”^{[2](P412)}可见其绝望之情,正是借鲛人泣泪、湘妃啼竹之神话使事营造而成。又如其《画堂春》: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2](P116~117)}

蓝桥乞浆,裴铤《传奇·裴航》:裴航从鄂渚回京途中,与樊夫人同舟,赠诗致情意,樊夫人答诗云:“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24](P54)}后裴航道经蓝桥驿,乞浆于老姬,因见云英,欲厚币纳妾,姬曰:“君约取此女者,得玉杵臼,吾当与之也。”^{[24](P55)}裴航访得玉杵臼,遂娶云英,双双仙去。姮娥窃药,《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25](P217)}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也。”^{[25](P217)}饮牛津,张华《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21](P229)}此词写恋人已逝,天人相隔,纵然合成不死灵药,也只能“相思相望”,终究无由“相亲”。一连串的神话使事,将词人碧海茫茫的孤寂之感,“天上人间”(李煜《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19](P49)}的绝望之情,直白地表达出来。他如“我自终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金缕曲·亡妇祭日有感》)^{[2](P158)}、“菰米漂残,沈云乍黑,同梦寄潇湘”(《一丛花·咏并蒂莲》)^{[2](P259)}、“锦样年华水样流。鲛珠迸落更难收”(《浣溪沙》(锦样年华水样流))^{[2](P480)},无一不是藉相关神话使事,以营造孤寂绝境。

纳兰词神话使事所营造出的孤寂绝境与羁绊苦境之间,有着显见的承续关系:孤寂绝境直承羁绊苦境而来,是羁绊苦境持续推进的结果。对纳兰性德而言,与身俱来的特殊身份,不仅是其行动的枷锁,亦且是其灵魂的桎梏。如果说身虽不自由灵魂尚自由的话,那么人的痛苦便能藉理想一途得以宣泄,晏几道正是如此,故小山词虽哀感缠绵,却“清壮顿挫”(黄庭坚《小山词序》)^{[26](P3)};而纳兰性德则不然,故其词虽情真境婉,却不免“幽怨凄黯”^{[4](P4181)}。当此之际,纳兰性德唯有以性灵为舟,不断往来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寻觅寄放灵魂之所。这一意图体现在其

词中,便是青鸟意象的反复出现,如“青鸾去也,谁与劝孤酌”(《茶瓶儿》(杨花惨径樱桃落))^{[2](P199)}、“十年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少年游》(算来好景只如斯))^{[2](P366)}、“青鸾杳,碧天云海音绝”(《月上海棠·中元塞外》)^{[2](P384)},凡此等等,均是藉青鸟驰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以消解理想与现实冲突,而求得灵魂安置之所。但身心的不自由又岂是青鸟所能消弭,往还愈频,则痛苦弥坚,彻底的痛苦,终至将词人彻底淹没。

富贵人而为“幽怨凄黯”之词,是纳兰性德有别于他人之所在,而纳兰词神话使事之境界营构,则为我们认识这一点,提供了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从纳兰词神话使事所营造的理想与现实境界中,我们既能见到纳兰性德力图消解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诸般努力,也品味到了纳兰性德生命中挥之不去的苦痛。纳兰性德其人其词的独特魅力在于此,以神话使事解读纳兰词的意义也在于此。

参考文献:

- [1]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全集(第1册)[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
- [2]赵秀亭,冯统一.饮水词笺校(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张秉成.纳兰词笺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 [4]唐圭璋.词话丛编(第5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
- [5]蕙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 [6]张觉.吴越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 [7]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8]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9]葛洪.神仙传[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 [10]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2](日)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真诰校注[M].朱越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3]干宝.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14]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6]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7]陈元龙.格致镜原[A].永瑤,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十一[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 [18]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19]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 [20]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1]祝鸿杰.博物志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 [2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23]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24]裴铤.裴铤传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5]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6]晏几道.小山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